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dense forest of trees on a hillside, with a thick mist or fog obscuring the upper portions of the trees and the sky. The brushwork is soft and atmospheric,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ranquility.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consisting of various shades of grey, black, and off-white.

皓首集

王永康

皓首集

王永康 著

二〇〇八年五月

目 录

回首往事

小街	(3)
我家院坝	(5)
院中书馆	(8)
我的乐园——关圣殿	(10)
私塾	(12)
红军来了	(15)
红军二次来遵义	(18)
辍学	(21)
寻找工作	(25)
进了电影院	(27)
半工半读	(29)
进官学	(32)
杰生小学	(37)
城成中学	(40)
黔南事变	(43)
桃园山上书声琅	(46)

爱上话剧	(50)
参加校外演话剧	(54)
母亲	(61)
父亲	(74)
小学任教	(81)
十一月二十一日	(83)
教书生涯	(86)
参军	(91)
入伍第一天	(96)
出发	(100)
“三勤、三起”	(104)
出征	(109)
第一次入朝	(116)
第二次入朝	(119)
复员	(122)
回家	(125)
文化馆工作回眸	(128)
“大跃进”时期文化工作拾零	(137)
“文化大革命”琐忆	(149)
冰释“特嫌”	(169)
保持晚节 焕发青春	(171)

曲 艺

“八荣八耻”明是非（儿童群口音乐快板）.....	(177)
--------------------------	---------

满园春色农家新（对口快板）	(179)
山乡美（演唱）	(183)
文明城市树新风（群口快板）	(186)
冬泳健身乐（群口快板）	(189)
名城卫士消防兵（群口快板）	(192)
我们的幼儿园（幼儿快板）	(195)
遵义医院新风赞（群口快板）	(196)
家庭妇男（小品）	(199)
找师傅（小品）	(206)
真情（小品）	(213)
预防艾滋莫放松（快板小品）	(219)
遗憾的晚餐（谐剧）	(224)
母女交税（故事）	(228)
媒婆的嘴（民间故事）	(232)
创新曲艺 构建和谐	(234)
遵义市曲艺家协会二十年流痕（1984—2004）	(238)

散 文

记忆中的老城	(249)
欢迎你——香港	(254)
乡村散记	(256)
留下精神财富 ——读《流星》	(264)

余热增晖

——读《落红集》	(266)
老贾同志	(268)
好人老贾	(271)
艺人刘锡林	(275)
评书艺人刘文光	(277)
不该发生的悲剧	(279)
一个小提琴手的厄运	(282)

附 录

真情	杨 戩 (287)
读永康文集《真情》有感	冉崇易 (288)
一片真情存故里	
——读王永康自选集《真情》	石永言 (289)
曲艺家王永康	罗正中 (292)
曲坛大忙人	
——记遵义市曲协主席王永康	王荆凯 (294)
王永康与书的不解之缘	毛 索 (297)
我为英雄颂歌	
——访王永康老战士	郭友洪 (299)
一片真情注曲坛	汪孝杰 (301)
后记	(305)

回首往事

小 街

我于1928年5月，出生在遵义老城一条小巷子的贫民家里，这条街叫小街。小街长不过百米，宽约两米，其中包涵了一条一米来宽的阳沟，常年是污水横流。我家就是在进巷子沟边的第一家，有龙门，门前有三四级石梯，梯下搭二块长条石垮过水沟，出入畅通。沟对面是一溜土墙。墙脚是杂草丛生，蒿草可即半人高，草虫出没其中，入秋，蟋蟀鸣叫，此起彼伏，像奏鸣曲，悠扬之声，不绝于耳。

巷子虽小，它是从新城来，过万寿桥，进东门的小十字路口的顶端，下端便是大十字。但在遵义却也有名，历史上有三街六巷之称，所谓“三街”就是在同一地方出现有三条街，如以小街为基点，它的侧边约五十公尺是经历司街，也是一个巷子。它的入口处，则是有名的杨柳街，只有这条路像条街，青石板铺路，路面平整，两边砖墙耸立，黑漆的龙门，一字排开，是一条富人居住的公馆街，有军阀犹国才的公馆，有刘家公馆，侯家公馆，杨家公馆，杜家公馆等。杜家公馆前的街上，还立有一块表示贞节的石碑坊。有天主教堂。民国时期，驻有宪兵队。有杨柳街高等小学，是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那里传道、授业、解惑，在遵义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杨柳街，因杨柳街学校内、操场边，有数根硕大的柳树，春天翠绿的柳条，越墙垂入街上，微风拂来，枝条摇曳，垂柳依依，

别具一般风情，也许是因此而得名。儿时我是就读于这里，学校的校歌里有“绿扬浓荫里，是我们的摇篮。千百个儿童朋友，正受着磨炼……”的歌词，可见杨柳树是学校的特征。

小街，确实是小，长不到二百米，有几户住家，大半是菜园地。住户多是贫苦人。有一座寺庙，叫龙华寺，住的是僧人，香火不旺，常是国民党抓来壮丁集住之地。只有我家住的对面，是一户书香门第，主人是留学日本回来、在遵义老三中教书的朱季瑜先生。住房前有五级石阶，托着黑漆的八字龙门。青石板铺地的院坝，有石砌的水井，还有一株古老的紫荆花树，枝干虬劲，长枝伸出院落，花繁时节，鲜艳照人，落英缤纷，飘洒在狭窄的街面，别具情趣，使小街增添了生气，通称紫荆花树朱家。

经历司街，也只是短短的一条，住户很少，多是贫民。比较有名的是唐家祠堂，门前有一对石鼓，泥土筑的照壁。是地方上盛传长奶夫人家的祠堂，占地面积宽，但多是菜园地。有几间房屋，也常是驻扎新兵的临时军营。还有柿花树王家，较富裕，是书香门第。

这三条街紧挨一起，惟杨柳街是一条颇负盛名的文化街，公馆街。

我家院坝

我的家是进小街巷子的第一个院子，龙门前有一条阳沟，横沟搭了两块一米多长的条石，从条石上再安上三级石台阶，便是一座破旧的龙门。门是白天开着，院内住户自由进出，如有外人进来，我家养的黄狗，会狂奔高叫袭击来人。要是客人前来，也要在门前高喊：“把狗招呼好。”晚上，大门紧闭以防盗贼。谁家来人，谁家自去开关大门。院内各户都能自觉遵守，相处和睦。

院内的几家住户是：有收山货的商人，有打草鞋卖的，有葬埋死人的丧夫，我家父母是在小十字街开面馆。只有住正房的江家，稍有田地房产，是这院子的房东，兼做小生意，收生葵花来卖给小贩们，生活富裕要算这院里的首户。

院内有一块不大的坝子，一棵合抱的大桑树，矗立的院门侧，年岁已百余年，但枝叶繁茂。夏天，小指般大的桑葚，挂满枝头，熟透的桑葚，乌黑发亮坠落满地。不少的鸟儿在树上啼叫，甚是热闹。树巅上有一鸦雀窝，年年都有喜雀在窝里喳喳直叫等老鸦寻食来喂养。鸟儿们的飞来离去，给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气。还有一棵桃树，桃花开放时满树红，落花时节，遍地花瓣，给院坝里点缀成洒花的地毯，生气勃勃，树荫遮了大半个院子，夏天中午是乘凉的好地方。树荫下也正是孩子们玩乐的好场地。办家家，跳海，捉迷藏，玩龙尾摆水等，直玩到尽兴而止。

月明的晚上，大人小孩聚在院内，在月光下听老人们讲故事，

藏猫，用竹响槁当马骑，对着月儿唱儿歌：“月亮光光，妹妹烧香，大姐前拜，二姐后拜。婆婆点灯，烧着眼睛……”还有藏猫游戏时唱：“猫猫咪，紧紧藏，放猫去咬咩羊。咩羊两只角，一咬一个空壳壳。咩羊一张嘴，放猫出去咬耗子。”男女小孩坐在一起，唱：“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玩得有趣，兴头高，直到各家家长催着回屋才散。孩子们兴犹未尽，悻悻回去，睡梦里也在做着这样的游戏。

小院里大人小孩都处得很好，没有争吵，关了龙门就是一家人。常常是一家有事大家帮，哪家弄了点好吃的，也会主动送到院内各家，共同品尝，真似一家亲。谁家缺点什么，都可在院内借到，这可是一个大家呀！

尤其是各种节日，更为热闹，例如端阳节家家户户包粽子，都在院坝里各家的门前摆上包粽子的家什，大人们一边劳作一边有说有笑，轻松愉快。粽子煮好，都互送样品，请对方品尝。端阳节清晨起来吃罢粽子，孩子们就到小十字鹤鹿堂药房去讨“香面”回来缝香包、扎菱角。缝香包、扎菱角都是老人们的事。香包缝有各种形状，用红布缝成猴子，尾部吊上三五颗点子，特别好看。还有三角形、菱形、心形的香包，下部都缀有各种颜色鲜艳的丝穗，用棉花瓤在里面，鼓鼓的，里面放入香面，孩子们无论是戴在项上，或是拿在手上，都香气扑鼻。另外用五彩丝线扎的菱角，十分漂亮。菱角有大有小，以大的为主，小的缀在大的每只角上，都吊有长长的彩色丝穗，像一盏富丽的宫灯，十分美观。

中午外出游百病，佩戴着这些节日的饰品，心情十分舒畅，个个脸上都是喜洋洋的。

这可是院子里各家大人小孩的集体行动，甚至是邀约一起外出游玩。

又如中秋节，各家都端出凳子，围坐在院子。看布满天空的星星，闪闪的眨眼，看月亮穿过树梢，把整个院坝照得透亮。大

人们聊天，小孩们做游戏，坐班班轿，做油剪刀菜油壶，捉迷藏等。院坝里都是人的活动，有摆七仙女雀桥会的，有摆八月中秋，过半夜天门开时看嫦娥，看玉兔，看张果老砍杪楞树的。在清凉的月光下，都非常亲善。要到半夜才散，这也是一次院内大人，小孩的大团聚。

春节期间，那就更热闹了。各家办年货，春汤元粉，熏腊肉，蒸泡粑，猪儿粑，黄糕粑，都到有碓的家去排队等候磕汤元粉。到在没有大柴灶的家蒸粑粑。按其先后，互相帮助，夜以继日地忙活。

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玩法更多了。买来脸壳（面具）戴着学唱戏。扎各种灯盏，逼着家长做，有马马灯，兔儿灯，车车灯，鼓鼓灯等。院里六七个孩子，人手一盏。晚上点上蜡烛，灯儿亮亮的，孩子们排着队，有搓着的，有提着的，也有拖着的，在院子里游走，灯光闪闪。有时还要放烟花，如神之箭，地拱转，落地花，转转灵等。嘴里唱着儿歌，高兴极了，从初一玩到十五的晚上才结束，那才叫是快乐的节日，孩子们的天堂。

我在这个快乐院子，玩过了孩提的日子。

院 中 书 馆

我的老家原是遵义县北郊的农村，清光绪年间祖辈从乡下进城，帮杨柳街的刘家公馆，这家的主人是在外县当县长，我祖祖是他家请的长工，因此就在城里立住了脚。

我爷爷在小十字街上租房开了一家面馆，卖馄饨、面条、包子，是这条街的独家面食店。经营不错，教有徒弟，徒弟姓梁，是孤儿，教出师后，就让他主持经营面馆，为他娶妻生子和我家住一起。可惜徒弟是中年早逝，留下的两个儿女，则由我爷爷抚养成人，直到出嫁。

我家是乡下人，从不识字，爷爷对子女们读书识字是十分关心，要求迫切。那时只有私塾，但女孩子去上学很不便，当时家庭经济尚好，于是便请了一位刘先生，到家来设馆教书。学生是我爷爷的子女和亲戚的子女：有我父亲王元亨，大姑王似玉，四姑王似仙，二爹爹王元亮，徒弟遗下的两个女儿梁云华，梁二姐，田七爸（男），邻居江珮光（女），杨淑贞（女）等十来个男女学生。读的是《三字经》、《增广》、《女儿经》、《幼学琼林》等。时间也就两年左右，学生们都能认识不少的字了。父亲能写褂子，能记账。大姑王似玉还能唱读民间的唱书，如《红灯记》、《蟒蛇记》、《清官图》等。每到闲暇，院子里的老少人等，围坐一团，就请她来唱书。她轻柔的声音，带情感的吟唱，在坐者听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唱到悲哀处，她悲声低吟，使在坐者流眼抹泪，场面甚

是感人。老年了，她还能读《三家巷》这样的小说。四姑王似仙，年纪轻，以后，与杨淑员，张芳华等上了官办的女子学校。多学了些新文化，所以解放前在乡村（我的老家，大坪小学）当教师，解放后，是在团溪、尚稽等小学任教，勤勤恳恳地教育农村孩子，直到退休。一辈子从事小教工作。奉献了她的一生。

二爹爹（叔叔）不到二十岁就早逝了。

父亲王元亨，以后到小十字晋家开的糕饼铺“同新斋”学做糕点手艺。学成后，没有资金未能施展其才艺，还是继承了我爷爷的擀面手艺，仍在小十字开面馆，张扬王家面馆的声誉。

爷爷不识字，知道不识字的痛苦，都把读书识字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要子孙们知书识礼。所以对于我们的读书，他是十分关心的。据说小孩发蒙的时间，最好是四岁零四个月去拜师，以后读书就读得好。所以，当我在四岁零四个月的时候，爷爷便带着见先生的礼信，领着我到关圣殿和尚李先生办的私塾，去拜师发蒙。李先生是关帝庙的老和尚，教了有十多个蒙童。学校设在大殿的一侧，正当中是刘关张的巨大泥塑神像，香案、钟鼓齐备，香烟缭绕，庄严肃穆。侧面是教室，摆有三四张方桌，方桌四周都有学生在读书，琅琅书声，不绝于耳。

李先生单独一张方桌，上面放有文房四宝，还有修改作业的土红砚台和红笔，还放有一条长约三尺的竹板子，那是教鞭，训斥处罚学生用的。桌子上方壁上，贴有一张用大红纸正楷书写的“至成大圣先师孔子之位”，庄重醒目。

爷爷和李先生寒暄了一会，就叫我在孔子牌位前磕了三个头。然后，又转过来给李先生也磕了三个头。先生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算是发蒙的仪式完成，和爷爷回家，等岁数长些再去上学。

大约又隔了两年，我才走进了李先生的教室，接受他的教导。

我的乐园——关圣殿

遵义城系群山环抱，一条清澈的湘江，从城中淌过，把它分隔为新城和老城，新城是经济区。老城是专署，县府所在。又有中学、小学，是政治文化中心区，人烟稠密。从新城到老城，人们必须出磐安门跨过横亘在湘江河上的万寿桥，进东门，是老城的第一个中心点，小十字街，街两边店铺排列。离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头，有座庙宇，叫“关圣殿”，即关帝庙，庙内在正殿塑有刘备、关云长、张飞的神像。进山门就有块宽敞的石坝子，两边是马店，塑有关平、周仓牵马的神像。从坝子再上几级台阶，又有一块大坝子，正面是关公的坐像。两边原有房屋，但年久，只剩残垣，坝子就显得更宽阔了，成为人们游乐的场所，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常有外来文艺团体表演，有拉洋片的（我们叫看西洋景），有耍猴戏的，有练武术卖膏药的，也有变魔术的。再进一层，便是大殿，当时私塾停办了，殿前的厅口是演戏的舞台，常年唱川戏。有正规的戏班驻扎在庙里，还有女角叫七岁红，当时是很响的。唱日场和夜场，观众在院坝站着观看，附近的观众，自带板凳，自选地势安座，是买票入场。这里是30年代新老城两的唯一文娱场所，也是我们儿童的玩耍乐园。

30年代，我父亲母亲在庙的正对门，租房开了一爿面馆，没有起匾牌字号，人们通叫王家面馆，服务于十字街和庙里游玩的群众。晚上要守到庙里的川剧幺台（散场），卖了夜市，才收堂，

大概已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

我十岁前，就把这关圣殿当成玩耍的乐园，成天和小朋友们在这里玩，磨石珠子，打弹子，打棒，跳拱洞，跳海，抱蛋，捉猫等游戏。还有就是看那些外来耍把戏，变魔术，看卖打药的练拳术，看川剧散场前的尾巴戏。

每看川戏在台上演武打，颇为好奇，也找根竹竿，和同街的小朋友，到湘江河边的沙滩上去练习戏上打仗的动作，打鹞子翻叉，学倒立，也想有一天我也能上台演戏。

晚上，就喜欢到大十字的茶馆去听评书，没钱泡茶，就没坐位，站着听，能坚持到散场，被评书艺人说的《济公传》、《火焚剑仙楼》、《七侠五义》等剑仙侠客迷住。有时深夜回家，叫不开门，心里担忧，甚至被老人打骂，也不间断，想方设法要去听，不怕受打骂的惩罚。听书回来，第二天就可向未听书的小朋友，重述昨晚的故事情节，便自觉得意，也培养了我对讲故事的爱好。而且能把听来的故事，转述给同伴听，大家围着听我摆龙门阵，颇为自豪。